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

民 國 珍 稀 期 刊

江西卷 十二

全 國 圖 書 館 文 獻 縮 微 復 制 中 心

民

國

珍

稀

期

刊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

江西卷
(十二)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掃蕩風報

第五十期

如何完成我們的任務

對國聯應作如是觀

認識與負責

馬占山可以歸來

揭穿赤匪的鬼臉(總)

獻給前方的武裝同志

赤匪籠罩下底迷乎(總)

投軍前後(新兵瑣記)(總)

殘缺的日記

隨記(總)

懺悔與追求

政治常識

一週間大事記

劉詠堯

彭可健

黃業

彭可健

左娜

余拯

胡聖

馮鴻影

謝昌森

石儒

炳勳

編者

記者

訓練總監部剿匪軍隊政治訓練處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廿五日

轉載

國難中之共黨衰落 (續)

天流

觀以上情形，可知共黨內部之糾紛，至於此極，初為政略之分歧，繼則感情之衝動，終乃至各用暗殺手段，或告密方法以自相殘殺，則共黨至此尙何有存在之餘地乎，但其詳情亦值吾人之一述也。

(一)為何英雄之被捕，何在反對派中主張極激烈，而勢力亦最大，自退出四中全會後，不到三日，到處都有何黨，中央極窘，至無法應付，乃派人至軍警處告密，希圖一網打盡，不料未盡如願，僅捕得何及楊國華及其他不重要者十餘人，此事影響於共黨極大，其原因①為自何等被捕後，繼為指導者雖有羅章龍，史文彬，唐宏慈等，但勢力不及何在之盛，故後來終未能打倒中央派②為自此共黨，無論何派，自此均人人多危，懼有人告密以至自首或脫離共黨，③為自何被捕消息傳到各省，人人均知中央機關破壞了，都停止與中央之聯絡，於是整個的共黨，都停止活動。

(二)羅章龍，王克全等因被開除中委或黨籍，故自何被捕後，不但不能剪滅此派勢力，反引起此派之激烈反對，謂中央採用此種手段，實為反革命行為，在佈爾什維克黨中是最可恥的行為，羅王等藉此以鼓動黨員，由是同情者愈多，中央派至此更使用中央機關議決以小組名義開除羅王等偽中委，與政治局委員，及其黨籍等等，並發佈一宣言，以告全體黨員，指羅王等為反革命行為，不料此着更引起一大部分人之不滿，謂中央對同志應採說服手段，不能動輒開除其委員或黨籍，於是反對中央者更多矣。

(三)顧順章之在漢口被捕，因為漢口之共黨及其附近之紅匪均被李立三拉去，周恩來陳詔玉等遂派顧至漢，預備把李拉去之黨員匪徒運動回來，不料為李立三派所知，遂用告密手段，當顧坐船到漢上岸時，即被捕，此事影響極大，因顧為中委兼特務隊長，其任務在保護各重要中央人員者，故彼對各中央重要人員之住址向知之最諳，故自顧被捕後，在上海之各要人均極擔心，後知顧已覺悟而自首，此為去年春夏間事，各共黨要人立時遷移地點，並立時停止與各省市通訊，於是自何被捕後斷絕之連絡，經中央兩三月之努力，始得回復者，至是復斷絕，而其一切活動亦停頓。

(未完)

講演

如何完成我們的任務

胡堅紀錄

劉處長在本處紀念週講演

「安內」與「攘外」同是救國家救民族的中心問題；

一年來勸導工作，沒有顯著成績的原因；

勸導任務不能完成，是政工人員的恥辱！

今後對部隊，對民衆，對赤國的工作方針；

希望軍事當局，和各界同胞深切注意！

各位同志：

，真覺得有無限的難過。

本處自成立以來，已經有一年多的光景，關於本處的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候，挽救的方法，不

任務，在前幾次紀念週中，曾簡略的說明過，相信各位同

外「安內」與「攘外」的兩種工作。假使我們這兩種工作是失

志沒有不瞭解的，當我們去年二月由南京出發之前，蔣先

敗了，那末中華民族的前途，就不堪設想。同時我們要認

生對我們的期望，是非常的殷切。他在中央軍校高級班及

識「安內」與「攘外」，雖然是兩方面的，但是我們不能

特別班的講演時，相信江西方面的赤匪，在三個月內可以

側重那一面，因為二者同樣是目前救國家救民族的中心問

肅清，可是時間一天一天的消逝，而這種任務，至今還是

題。

沒有達到，像這樣延宕下去，不僅辜負了蔣先生的深切的

從目前的一般現象觀察：在安內方面，江西，湖北

期望，並且對不起黨國的隆重的付托。我們如果反躬自問

，河南，安徽……等省的殘餘赤匪，到現在還沒有完

金肅清，這種責任自然要各省的剿匪部隊負擔，然而我們政治工作人員，絕不應看輕自己，把責任完全推在剿匪部隊的身上。我們要肯定的承認，我們是推進剿匪工作的原動力，本處的同志們，都應共同背負着這團體的使命，糾正過去的錯誤，確定將來的計劃，振作精神，努力工作。如果我們能這樣堅毅的做去，即使不能馬上把赤匪完全肅清，最低限度也不致陷於沒有辦法的境地，我們應當深加反省，過去的剿匪工作沒有收到良好效果的原因，固然剿匪部隊應負相當責任，而我們沒有表現工作的最高效能，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今後我們要把完成剿匪任務的重担，擔在自己肩上，不要徒然期待旁人，責備旁人去做，只要我們有切實負責的觀念，和充分的勇氣，一切都是可以辦法的。

依個人的意見，認為本處任務範圍內所應做的工作和目前客觀環境下所需要克服的弱點，最主要的，有三點：對於剿匪部隊的本身，要整頓軍紀，從精神方面去鞏固其組織，和提高其戰鬥力；對於民衆方面，要設法促其覺悟，

使民衆一致團結，充實自衛的力量；對於赤匪方面，要揭穿他們的欺騙政策，把一般被脅迫的民衆救拔出來，從根本上去解除赤匪所利用以破壞社會組織的武器。因此，所以我們今後行動的方向，也就只有朝着上面所舉的三個目標去努力。我們知道現在的剿匪部隊，在以往都是很有紀律，很有戰鬥力的國民革命軍的基幹部隊，可是參加剿匪工作以後，事實上的表現，可以說過去固有的紀律，精神，都蕩然無存。當然這種壞的變化，是有許多原因的。現在前方各部隊的高級長官，能夠鞠躬盡瘁指揮部隊去拚命效力的，固然是很多，但是畏葸不前，敷衍塞責的亦復不少。聽說有少數部隊與匪稍一接觸，甚至未經接觸，便退却下來，其軍紀的廢弛，戰鬥力的消失，真是不言而喻！這樣的軍隊，能夠完成剿匪的任務嗎？

回想當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出發時，那種銳莫能當和秋毫無犯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因為有了這種精神，所以在極短期間便能掃蕩強敵，可見只要軍紀嚴明，能夠博民衆的同情和擁護，結果就沒有不勝利的。如果我們現在的

剿匪軍，也能像過去的北伐軍一樣，我相信決不會有退却，或失敗的情事。

在江西方面的民衆，對剿匪軍隊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們舉件事實來證明：從前宣傳處有一條標語是：「江西不太平，大軍不出境。」這標語的本意，是表示剿匪軍隊有完成剿匪任務的決心。可是民衆却倒過來說：「大軍不出境，江西不太平」。由此我們可以窺見江西民衆對於剿匪部隊的感情，是惡劣到怎樣程度。今後政治工作的同志們，對於像這類的軍民交惡的現象，應該切實的負起責任，以很誠懇的態度，堅決的精神，去和軍事長官協商救濟的辦法，去和中下級幹部說明民衆的力量是如何的可以幫助軍隊，使他們自動的去改造自己，同時我們也應當竭力去幫助他們改造。因為現在部隊中一般的現象，已經傾向於頹廢與消沉，如果不加以積極的改造，不但剿匪任務不能完成，而且有自行潰滅的危險。今後唯一的補救方法，只有加緊軍人精神教育，使部隊組織中的每一成份都能認識時代的需要，認識自己的使命，提高殺敵致果的決心。

掃除苟且偷安的氣習。我們能本着這一原則去改造部隊，我相信一定有很滿意的收穫。總之，假使我們不能消滅赤匪，將來赤匪也會消滅我們。剿匪任務之能否完成，須視我們能否努力奮鬥。

其次，關於民衆方面的宣傳：剿匪任務之不能迅速完成，固然是剿匪軍隊的咎戾，可是民衆不能自救，也是一個頂大的原因，我們知道剿匪工作，不僅是單純的屬於軍事問題，而是與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都有很密切關係的。不僅是以軍隊來救民衆，也要民衆起來自救。我們可以說：江西，湖北，河南，安徽，這幾省的民衆的痛苦，在表面上看來，是赤匪造成的，而實際上是他們自己造成的，爲什麼？假使各地的民衆，都能團結力量和赤匪鬥爭，即使沒有軍隊的幫助，匪的實力也不能擴大，現在一般不覺悟的民衆，對於如何保障自身利益，常處於被動地位，這種現象非常不好，國民革命軍的天職，本來是爲民衆解除痛苦，然而民衆也決不能全靠軍隊來保護自己，放棄自己救濟國家責任。今後我們應該普遍的深入的

去訓練他們，使他認識：只有自衛，才是唯一的出路。指導他們從事於軍事力量與政治力量的組織和運用，如果我們能夠有計劃的去發動民衆，使民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赤匪決不能在農村中活躍，決會漸漸的趨於消滅！尤其重要的，是設法領導青年，在城市中形成強固的政治力量，建立中心信仰，使赤匪無所施其煽惑的陰謀。只要我們能使農村和城市中的民衆，都能自動的做起滅匪防匪的工作來，社會秩序自然會安寧，社會基礎自然會鞏固。

復次：對於赤匪方面的宣傳，在前次紀念週中曾經說過，一般匪徒對於他們所鼓吹的什麼主義和政策，是沒有深切瞭解的，只是由於少數人的威迫利誘，造成了天翻地覆的現象。只要他們是稍有良知的人，是會相信赤匪陰謀倡亂的前途是絕無希望的，在中國的國情之下，絕不會有超越時代的事實出現，他們之所以盲從的原因，大半是被環境所迫，不然就是生活沒有出路，或者因為其他的刺激而投身到罪惡的淵藪裏去。再我們從赤匪的刊物中，根本找不出一點爲民衆，爲國家謀利益的意識，像東三省問

題，上海問題，他們都沒有什麼具體的表示，固然他們只有所謂階級意識，只知道擁護他們的祖國蘇聯的，但是如果日本亡了中國，試問他們是否還有存在的餘地？在此國難危急的關頭，他們非但不能覺悟，還要利用時機來破壞搞亂，以自絕於國家，自絕於民族！這是何等的倒行逆施！今後政治工作同志們，應該把赤匪的謬誤理論，和狂悖的行動，一一加以解剖，使身陷匪窟的人們，有所覺悟而自拔自新。最近在江西方面，身陷匪窟的青年，自首來歸的一天一天的增加，可見宣傳工作，確有一部分成功的表現，也可以證明赤匪本身之陷於沒落的絕境。

上面所指出的三點，是完成剿匪任務的必經途徑，只要我們全體政治工作人員能循着這途徑努力奔赴，我們的目的，必有達到的一天。假使我們依舊是毫無建樹，各地的赤匪，依舊是不能消滅，這不僅是革命軍人的恥辱，同胞的恥辱，也是政治工作人員的恥辱。我們應該嚴刻的責備自己：在水深火熱中的民衆，所受的痛苦，不是赤匪給他們的，而是我們給他們的。因為我們的責任是剿匪救民

匪不能剿，民不能救，這種罪過，我們是不能諱卸的。我們絕對不應看不起自己，更不應看不起別人，我們應該自信我們的勇氣和毅力，應該運用正確的計劃去改造部隊，領導民衆。部隊長官能夠整飭軍紀，振作精神；民衆也能建立自衛的力量；全靠我們有計劃的幹下去。一切都是**有把握的！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至於攘外方面，現在和平會議，完全陷於破裂的狀態中，今後爲自衛計，只有再接再厲的奮鬥到底，才是自救的辦法。在戰爭的危機一天一天加重的時候，我們負有安

內責任的同志們，應該加緊去完成自己的任務，準備將來去參加攘外工作。希望本處的同志們，尤其訓練科的同志們，根據以上所說過的三點原則，擬定周密的計劃，頒到前方各師分處去，促其堅決執行，以期推進政訓工作，完成剿匪使命。此外我還敢以坦白的態度把以上所說的部隊中許多缺點，和民衆不自覺的壞現象，大膽的公開於軍事長官和各界同胞之前，切望他們予以深切的注意！自覺的去承認！自動的去改造！

×

×

×

時評

對國聯應作如是觀

彭可健

有一樁事情比日本人無故侵佔我東北河山更令人憤慨的嗎？

有一樁事情比中國這回應付日本更蹣跚軟弱令人難堪的嗎？

失去了東三省全部，還在「不抵抗」，如是他們又浩浩

蕩蕩，殺到長江來了！

如果國聯真能維護正義，保障和平，早就該對日本加以制裁的，何至等到十九路軍喋血東南，才有此次調查團之派遣！

事實像火樣明顯，但是還要調查，國聯之假作伴件，

也就如茲可見了！

上海停戰會議，日方曲謀優勢之保留，初則延緩撤兵，繼則分討論撤兵與實際撤兵爲兩事，並以恢復中日常態關係爲前提。又謂國聯三月四日之決議，並未規定撤兵時期，須待日內瓦開會解釋；一方面極縱橫捭闔之能事，一方面逼厲兵秣馬之狠心，而調查國對之，竟無一能滿人意之宣告與如何杜免日方暴行之初步表示，此上海和議所給與吾人之觀感，足以證明國聯不兌現之同情心無補於弱小民族者一也。

迨至調查團北上之日，日人又謂抵能担任南滿路沿線之警備，由山海關至瀋陽則有「滿蒙國」在，藉以遲滯調查

認識與負責

遵照蔣先生的計劃，在三個月內可以肅清的江西赤匪，延宕到一年有奇，不僅不能如願以償，而且匪勢有滋蔓難圖給與吾國家吾民族在生存上和繁榮上一重大摧毀之趨勢；此吾人於面聆總廳長在紀念週中之報告詞而後所共有

國之東行，其次陳東東先驅，拒絕我國代表及新聞記者出關，使調查團縱令東行，而無法在人道正義之最高標準上進行其公允之觀察與批判，此調查團赴東北之先，吾人應有之認識，足以證明非武裝終難以奪取和平者，又一也。

日本爲一頑童，中國實可欺之幼女，國聯則一龍鍾之老嫗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吾人決不能以號泣制勝，爲理甚明。

收回淞滬失地，完整東北河山，惟有抗戰之一法。寧可尊重國聯，不可信賴國聯！信賴國聯非愚即妄！吾人應作如是觀！

黃 葉

之傷傷也！

在過去之剿匪期中，吾人對於政治工作，非不有深刻之認識，其規劃與文獻，非不綿密精嚴，蔚爲大觀。然終未能協助剿匪軍隊在最短期間完成其當前之任務者，則

「認識」爲一事，而身體力行又爲一事之故。

對於本身之工作，必先具有濃厚之興趣，然後願以全副精神奔赴之，此「樂業」之說也。必先有當仁不讓之懷抱，然後能鞠躬盡瘁以促事業之成功，此「敬業」之說也。然皆不外責任心之驅使。

無責任心者，其持躬浪漫，其處事敷衍，在迂迴之事故中一有挫折，則謬過卸罪於他人，政治工作人員不應出此。

馬占山可以歸來

馬占山不過區區一個旅長，以因緣時會，抗戰龍江，就得到黑省主席之榮冠，得到中華民國自由節衣縮食而來之無數萬軍餉，得到全國民衆以及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同情心，也就可以爲抗日而死了。

但馬占山忽然參加了東北的叛逆組織。

朝爲萬人膜拜之將軍，夕爲千夫所指之國賊！買絲爭繡之平原君，一變而爲武穆墳前之鐵像，爲善不終，我們

須知赤匪不除，軍人之恥，如何然後使軍人有健全之心理，以達到殲滅赤匪之目的，則政治工作人員之責任也。

能使一種事業有畢竟之指歸，全在認識之後，能負責任以因時推進。否則規劃等於烏有，法令亦爲具文。故吾人爲糾正已往之錯誤，完成當前之事功計，以能負責任爲第一義？

彭可健

對於馬占山實在抱無窮之遺憾！

報載馬占山又在黑河通電反正了。據他的文電所說，潰敗海倫之後，其所以冒險赴哈，會晤多門中將，接近溥儀張景惠等，純爲相機應付，緩敵進攻，並以窺探日人侵略我方之具體計劃，現真相已明，國聯東去，正好乘機策動，進圖規復。「或則爲少康之一旅，敗則爲田橫之五百。」其言甚壯，其境可悲！

我們對於馬占山之降日，本來有些詫異；因為他的兩重人格之表現，何以如此其極？但無論如何，我們是歡迎馬占山的歸來。

馬占山！事實勝於雄辯！如其不願以祖宗邱墓之鄉淪

文 論

揭穿赤匪的鬼臉

左

派別分裂

赤匪派別分裂，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他們的組織，並不是有什麼主義，不過扛到不馬不列的共產主義的招牌，爲的是在利用農工，是在搗亂，是在發揮少數人的野心，企圖達到其各個所懷抱的目的。動機既經如是，當然就不了各用各的手段，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樣的你爭我奪，彼搶此掠，鬧個不休。現在中國赤匪的內部，正是鬧得如此景象，而且已進到自相殘殺，煙消瓦解的出地了。

可是在這自相殘殺日暮途窮的過程中，各派的野心家（所謂袖領），爲要瞞蔽一般匪徒的耳目，便提出「提高

於夷狄，你可以調兵遣將，從事收回東北失地了。爲中華民國之漢奸，爲擁護正義的健者，都在今日的一念之差。

x

x

x

黨內政治鬥爭，「黨是從鬥爭中產生出來的，而且是在鬥爭中生存和生長」的一類話，來遮蓋他們相互爭奪的罪惡，來藉以利用一般赤匪爲其搶奪的工具，於是成千整萬的人們，尤其是青年，犧牲在他們這種場夥中，自己還不知到，真是可憐。比如伍豪等斯達林派反對李立三派時，他們不說反對立三派，而假裝很坦白的樣子說着是「反對立三路線」，就是「反對立三的政治過左估量」，實際上拿着這只帽子，或明或暗的到處屠殺立三派的走卒，被殺的那裏又知到什麼是「過左估量」？什麼是立三派呢？關於赤匪派別鬥爭的方式，大概可分爲兩種，①是用

利用，條件等方法去競爭選舉，又一是採用屠殺政策，或明或暗的屠殺異己份子。暗殺者如收買市井流氓爲其謀殺工具。明殺者乃架上反革命的帽子，眩人耳目，公開屠殺之。

○赤匪中派別分裂的概狀——赤匪的派別，如果要一—去計出下來，恐怕寫得洛陽就要紙貴，老實說，我所能知道的，也只算是毫毛。但是一用數目字來計，也不見少。現在把牠的概狀寫在下面：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赤匪中央的四中全會召集後，那時最明顯而且鬧得十分激烈的在上海便有，①李三立派，②羅章龍右派，③伍豪等的新達林派，④盟秋白派，⑤陳獨秀取消派。又所謂實力派的，毛澤東派，二，彭德懷派，三，賀龍派，四，方邵派，五，曠繼勛派，此外，某省，某縣，某區都自成派別。其中又分民衆派（指有民衆）地方實力派（指有武裝的）等等，比如江西在對外時，就結成一個江西派，在江西範圍以內，便分贛西，南，東，各派，在贛南派又完全爲興國派所操縱。贛西派爲永新所操

縱，永新又分東，南，西，北鄉派，操縱永新以及贛西全部的又是西北鄉派，因爲赤匪內地方主義比任何什麼黨派都要濃厚。乃赤匪方法，不儘打不破地方主義思想於萬一，結果只有促進這種思想的加深，在這一點助長他們的派別分裂的作用，實在不小，此地不妨拉件事實來說明，在富田事變後，東固的民衆，因爲知道是毛澤東派要殺贛西南的赤匪，尤其是負責的。發起風，劉經化，等是東固人，當時都有要殺門。毛有一次派一師兵到東固，而全體民衆都登山，四面高呼毛澤東已經派紅軍來屠殺農民工人了。該師一點沒有辦法，只得開走，後來毛派代表來請段，劉等出去，於是民衆得以恢復前狀，當然其中就是地方黨部作主，於新可見地方觀念，派別的深刻。

○派別鬥爭的現狀——第二，陳獨秀取消派。也可以說是在野派。最近說他與托洛茨基派合作。因爲他的主張與現在赤匪中央的主張完全相反，他對中國目前的政治分析，和主張的中心是：一，中國的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消滅了，即或有的，也不過是殘餘的殘餘，二，帝國主義對中

國國民黨讓步，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權，已經穩定了。在這政治形勢之下，只有採取合法運動，議會政策爲鬥爭方式。他反對蘇維埃，反對紅軍，反對割據。托洛茨基的見解是大同小異的，是有彼此合作的可能性。然而他沒有實力的根據，終久仍是一個在野派。但是，用理論攻擊赤匪中央派是十分激烈。

第二，李立三派，他的政治分析和主張是：一，中國革命形勢已經平衡的發展到了成熟時期，爭取湘鄂贛三省勝利，就是全國革命勝利，佈置全國總暴動，二，不僅中國革命已經成熟，世界革命也已經成熟了，因此，一面佈置全國暴動，一面建議國際佈置全世界暴動，完全中國暴動首先勝利。三，革命勝利的開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

第三伍豪等斯達林派的政治主張是：一，中國革命高潮正在日益向前高漲，但是還沒有到革命成熟時期，二，因爲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所以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也不平衡，如南方的鬥爭已成普遍的現象，而北方鬥爭將才

萌芽，工人鬥爭又趕不上農民鬥爭等；三，中國尚沒有真正的蘇維埃，尚沒有鐵的紅軍，尚沒有做到徹底平分地上。總之，他是與立三完全相反的。至於其他派別，在政治上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亂七糟八的拚命的你爭我奪而已。

立三支配下的赤匪，中央與瞿秋白派是打成一片的，斯達林派的伍，張，王等，受到非常的打擊，羅章龍派亦受其宰制，毛派被攻擊尤其是用中央大權指謫得非常利害，追斯達林派伍，王，張等，乘到立三派政治主張的錯誤的弱點，擡起國際的命令的招牌，向立三派進攻了，這個總攻擊令一下，自命萬能素來反對偽中央的毛派，乃乘勢進攻，久欲取得中央高位爲已有的羅章龍派，也就趁火打劫，而瞿秋白派却是站在立三派與斯達林派中間調和（斯乃調和派之有其名也）。

內攻互訐的局勢已經展開了，斯達林派擡起國際的招牌，由赤俄跑回上海，一到就顯露他的下馬威風，召集偽中央四中擴大全會，把立三的偽中央推倒，自己取而代之

。同時，把羅派拉攏（因羅在赤匪內是替陳而起的領袖）但是羅派依然故我，於是握有（全國赤色工會）赤匪全總黨區書記的頭銜，擁着全國工人尤其是上海工人羣衆的權力，（羅系工人中的領袖）一面高唱反對立三派，一面又起勁的反對四中全會，力爭緊急會議。立三派的王克全在上海領導開北區委獨立，何孟雄領導江蘇省委獨立，羅邁，賀昌領導順直省委獨立，向斯派反攻，這時候，斯達林派已到四面楚歌的境地，於是一面製造許多謠言——誰是反對國際，誰是右派等等。派出人員到各省區聯結其他派別，把立三派推翻，一面派王稼祥來蘇區僞中央局拉攏毛，彭派。至於各省區的鬥爭是和僞中央一樣的激烈。關於各實力派（毛，彭，龍等）他們因爲有了實力，僞中央他們在暫時欲急於取得，只要在他們的支配中便好，所以在此鬥爭之下，他們尤其是毛派拚命去建立地方赤匪黨部的基礎，準備在未來爲奪取僞中央的基礎。可是他們在武力中的爭奪，也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局面，尤其是毛派與彭派的角度更爲劇烈。老早就在文字上公開宣戰。如毛在赤匪裏的

通訊上說：「彭德懷同志最近又做錯了兩件事，一件是不應該把贛南地方武裝拖走。一件是不應該把贛南地方負責的同志帶去，彭同志這種行爲，是軍閥意識的充份表現，又是流氓式的游擊行動。」等。」彭德懷覆毛的信上却說：「毛澤東同志是黨內有歷史有地位的領導者，我是不加否認的，可是一個領導者，來如此無意義的謾罵同志，也無非是替自己出廣告，來表示自己的地位威風。老實說，這是十足的個人意識的發展，英雄主義的表現罷了。」此後，毛組前敵委員會，意在指揮彭，黃等部隊以及地方赤匪黨部，於是彭亦以三五軍名義組織前敵委員會來對抗，迫後毛又改組一軍團，彭以三軍團自稱，自後雖則他們暫時時間的集中，完全爲的在企圖逃過國軍的圍剿，彼此爭奪不僅不會降低，只有日益劇烈化。朱德在這局勢下，雖無明確表示，對毛完全不滿。與彭較爲接近，最近被王稼祥拉走，據說：關於龍，贛，方，邵等等，在事實上不能彼此發生關係，暫無爭奪表示可言，其所懷抱之野心，與不接受赤黨中央的調遣，是同一鼻孔出氣，此乃赤匪派

劃分縣之開始，其關於事實者，擇其一二述之。

在何孟雄等領導江蘇省委等獨立時，斯達林派乃暗令間諜去參加，有一次何正召集十餘人開會，斯達林派早已得到間諜的報告，遂收買一批市井流氓，外裝國民政府的偵查隊，竟把何等一一用紗包裝緊，拋入黃浦灘中，結果了十餘條性命，減少了與他們爭奪領袖的十餘名主要敵人。在赤匪同一黨內，發現這樣子的事實，恐怕是古今中外之所無。就是孫美珪的場影內，一定也找不出這種情勢。

我想人們一經看到此地，必然會要心驚神駭，或者要打幾個寒噤。在赤匪中，却是不以為奇，而是家常便飯了。因為這樣的醜態，卑鄙殘酷，是赤匪各派所共有的本領，正如俗語說是：「一個娘養的兒子」「一隻窩裡的瓦碗」。請再看下面的事實：毛澤東派於一九二九年在閩西時，始而企圖謀害朱德，繼而引起閩西赤匪全黨鬧成空前未有的騷毛運動。這件事的導火線，是朱德批評毛是農民意識（非無產階級意識）英雄思想。毛不服，乃說朱是流氓意識，事情鬧得兇了，毛想陷朱於死地（此乃朱德親面與僑中央代

表見劉士奇彭德懷說的）那時僑中央派員來調和，閩西赤匪不服，起而騷毛，毛見此情勢不佳，尤其是赤匪內領袖之威望，受到極大的損傷，為要維持其地位計，遂不顧一切，發揚其屠殺本領，把閩西赤匪中的負責人以及活動份子等，殺個落花流水，所稱閩西社會民主黨大舉活動，現在已經打掃了，並且很快就要消滅的，傅伯琴案，事情就是在此。毛澤東終於難以見容於閩西境地，於是就改弦更張，由閩西轉，（一九三〇年一月間）初特其早已派了他派的一個健將姚希先在湘贛邊特委，以為湘東南與贛西永新，蓮花，寧岡等縣是在姚的掌握之中，又派劉士奇任贛西南特委書記，企圖造成贛西南赤匪青一色的毛系，誰知事實却不然，希先在一九二八年末，即被湘贛邊區的赤匪地方派謀殺了。劉士奇亦在贛西南特區的三全會議中開除了黨籍，並已被逐走了。斯時毛亦覺無法，只得忍氣吞聲，待時而動。到一九三〇年末，時機已到，毛派乃抄在閩西屠殺的老案，重演於贛西南了。富田事變，就是這次屠殺中的一個小小曲折，然而終久在贛西南殺得血肉橫飛。

除二三隨毛較久已成為其忠實走狗外，地方赤匪與赤匪中的幹部，殺得乾乾淨淨，據一九三一年一月偽中央局的通訊上登載，赤匪中已經殺了的數目有四千七百多名，地方上被殺的當數倍之，而且那時還在繼續捕殺中。赤匪中所謂反對富田事變，殺盡A B團，由來就是在此。

毛澤東的為人，看到上面的事實，不言可知。所以立三統治下的赤匪偽中央說毛充滿了個人意識的發展，是英雄主義，已成司空見慣，毛對偽中央，一串的反對，不理偽中央數次決議調毛去中央工作，亦置而不問，偽中央派蔡先照來赤匪中當軍長，毛反對，蔡回返中央去了，中央發表向中發任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毛乃自命勞苦功

高，舍我其誰。但在王稼祥到中央後，變化若何，我未能知道，不過我們無論如何知道他們的爭奪是不會有一時停止，而且相信日益展開，要到死亡時期才有終止，這是必然的事實。

上面所寫那短短的記載，當然算不到有什麼完備的可言，是赤匪本身的一點點兒事實，而且只限於本身中一部份的幾件事跡，說牠是「自殺自滅的共產匪黨」，一點也不會苛刻。但是我們不應等待其自殺自滅，至延長禍害我四萬萬同胞的時間，最後，我高呼親愛的同胞們！一致奮勇起來，撲滅殺人放火的赤匪！

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獻給前方的武裝同志

余拯

引言

先哲的遺訓有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云：

「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我們把上列這些先哲的遺訓看了以後，便曉

得民衆，實為一國的主人翁而不可忽視，尤其是在現在民權伸張的時代，對於一國的主人翁——民衆們，更不可有一種輕蔑和漠視的態度，致使本黨已樹立的政權，陷於危殆，民衆對於本黨的信仰，從此喪失。像這樣重大的企求